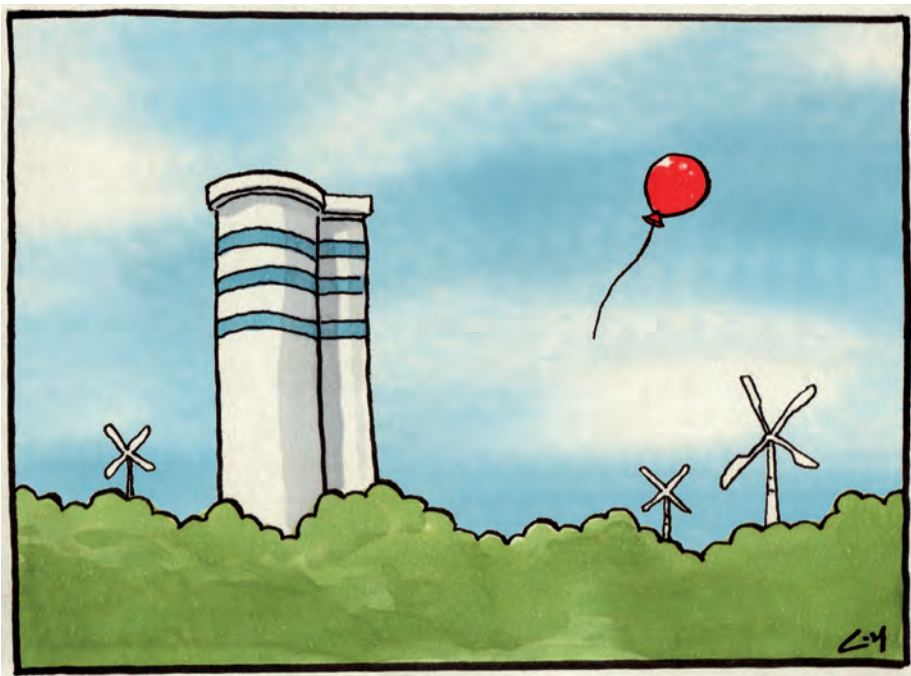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的1988

□ 胡子妹（上海，教师）



漫画 / 崔泓

那年我从西南小镇考大学到上海，在舍友鼓励下参加校园十大歌手比赛，清唱关牧村的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。我那未见过世面的自信心怂恿我在第一段走音后，还恳请观众说“我再重新唱一遍”，顿时被呼啸的嘘声淹没，主持人几乎从我手中夺走了话筒。这份自信心坚持到下一位上海籍女生演唱《粉红色的回忆》，发现表演还要有伴奏，还要有随着身体摆动的牛仔衣，还有披肩发，甚至还有伴舞，几乎复制了明星的歌声“压心底压心底难忘记”，引燃全场、催生着大学生们的荷尔蒙。我那看春节联欢晚会自学练就的毛坏歌声，只有小镇的真诚和无知，不过，伤害性并不强，无知无畏。

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的豹子女士和

娃娃鱼都有歌唱梦想，在参加全国歌唱比赛预选中，刚唱一句，就被评委示意“辛苦了”而淘汰。屏幕里的尴尬如同我的1988，我能回答。

那年我刚考上大学，爷爷突然倒地口吐白沫，我一直用手去擦拭，白沫源源不断，第二天因脑溢血去世了。书本和父母都没有教我如何面对死亡，我躲在医院角落哭了一会儿，在葬礼上想起有次我拎块肉去看独居的爷爷，突然低头发现一条狗跟着肉一路同行，吓得不轻，因为我很怕狗。大学生活很快让我忘记了失去，只是偶尔会想，要是爷爷还活着，我要给他买大块的肉，吃个够。

《请回答1988》里德善奶奶突然去世，葬礼上，看不出后辈们有多悲伤，仿佛只

是一场聚会。直到德善的大伯从国外回来，德善的爸爸才宣泄自己的情感。原来没有依靠的大人不是不伤悲，而是不敢哭。看到该幕时女儿侧脸望我（一般在剧情跌宕时），先嘲笑了一声，然后默然地给我一大团擦泪的纸：“妈妈也会哭？！”

那年高考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化学，也是基于那种没有见过世面的自信心。我成长的环境是国营大厂，享受着分房、发米、发皮衣的生活，靠的是厂里那高耸的造粒塔。此地地理资源是天然气，以此为原料生产的尿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紧俏商品。父亲是技术人员，对尿素的制造有深厚感情，有一年春节，用天然气灌了4个气球带回来，很大很大，飘在家里的天花板上，四个子女一人一个。去年给父亲扫墓，站在山头墓碑前，发现父亲墓碑正望着那个造粒塔，心里一紧，这是天意。现在天然气涨价，尿素滞销，塔顶飘出的白雾若隐若现。父亲墓碑不远处，他大儿子也躺在这里陪他，四个大气球爆了一个。山顶有风，正好，吹走眼皮夹不住的那颗泪珠。

《请回答1988》里德善爸爸等在女儿外出求学路过的转弯处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卷零花钱塞给女儿，“要买肉吃哦”。刚刚够的经济条件在三个孩子谁能吃冰淇淋、谁能吃煎蛋、谁能买新鞋的争吵中拮据地平衡着。为了吃到一根冰棍，我曾等在父亲上班路过的墙角，等他塞给我一个五分硬币，偷偷地。

电视剧《请回答1988》中有太多平凡的生活、太多催泪的细节，没有逆转、没有车祸、没有抱错孩子、没有白血病、没有心机女，要怎么回答1988？仔细看，你可以看出来，那就是“青春”，人人都有。